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



集成与转型

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刘勇强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



集成与转型

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刘勇强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 刘勇强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

ISBN 978-7-301-13250-0

I. 集… II. 刘… III. 文化史—中国—明清时代—普及读物

IV. K248.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107 号

书 名：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著作责任者：刘勇强 编著

责任编辑：徐丹丽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3250-0/K·051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河上图文

印刷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开 本：650mm × 980mm 16 开本 14.5 印张 152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小 引 /001

第一章 启蒙思潮 /003

一 “掀翻天地”的思想浪潮 /004

二 士人社团与市民运动 /011

三 启蒙思想的深化 /018

第二章 世情写真 /027

一 尊情、崇俗、尚真、求趣 /028

二 小说中的市井社会 /035

三 舞台小世界 /040

第三章 文人情怀 /049

一 独抒性灵 /050

二 瀚墨精神 /057

三 赋到沧桑 /066

第四章 幻域人间 /073

一 花妖狐魅的世界 /074

二 无往而非《儒林外史》 /080

三 梦断红楼 /085

第五章 中西碰撞 /095

一 利玛窦规矩 /096

二 徐光启 /100

三 康熙的示范 /103

四 礼仪之争 /109

五 中学西渐 /112

第六章 文化建树 /119

- 一 《四库全书》 /120
- 二 乾嘉考据学 /125
- 三 学术格局 /133

第七章 民族之花 /141

- 一 历史与文化 /142
- 二 英雄史诗 /146
- 三 独特的科技 /154
- 四 民族文化交融 /157

第八章 书声朗朗 /161

- 一 从国子监到书院 /162
- 二 蒙学教育 /168
- 三 妇女教育 /174
- 四 善书种种 /178

第九章 香烟缭绕 /183

- 一 辉煌的坛庙 /184
- 二 传统宗教 /188
- 三 民间宗教与信仰 /196

第十章 曙光再现 /205

- 一 “体”“用”困惑 /206
- 二 维新思潮 /211
- 三 文化空间 /215
- 四 教育新风 /221

后 记 /229

小引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明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给人的印象是沉迷的、堕落的、衰退的，虽然也有过商品经济的繁荣，也出现过康乾盛世的辉煌，最终还是被落后挨打的惨痛所掩盖。所以，对于清代，就有了这样一个形象化的比喻：落日的辉煌。

一个泱泱大国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竟然落到了一个雨打风吹去的局面，实在悲凉得可以。遥想华夏文明肇始之际，恰如一轮朝阳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如今，秦砖汉瓦、盛唐气象、清明上河，一代天骄，都成了遥远的梦想。纵使夕阳无限好，可怜只是近黄昏。

对一个古老的帝国来说，也许真的是走到了穷途末路。几千年帝制，在风雨飘摇中瓦解，神州大地，几乎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血与火的洗礼。那种摧枯拉朽的动荡，至今令每个中国人刻骨铭心。

但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没有随着帝国一同沉沦。面对异域文明的挑战，有人自傲，有人自卑，更有人透过迷惘与矛盾的文化心理，步履踉跄却又坚实地继续着先民早已开始的永无止息的探索。

因此，集往昔之大成和向着未来的转型构成了这一时期精神文明发展的两大主旋律。转型在明中后期和晚清先后出现过两次，而集大成作为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则在两次转型之间达到了高潮。就在集成与转型的焦灼与期待中，中华文明蓄势待发，终于以崭新的姿态迎来了新的曙光，尽管在黎明到来前，那一抹晨曦显得格外凝重。

一位哲人说过，所有的比喻都是蹩脚的。无论是落日的辉煌，还是凝重的晨曦，在时间的长河中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明中叶至清末的三百年间，中华民族有过无数奋斗与失败、追求与困顿。我们无法忘记这样一串闪光的名字：李时珍、宋应星、徐光启、徐霞客、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蒲松龄、曹雪芹、纪昀、龚自珍……是他们，用自己执著的思考，延续着中华文明的精髓；也是他们，用自己顽强的实践，作出了无愧于祖先的丰功伟绩。一个古老的文明由此走向了它自身发展的顶点，也由此获得了变革的内在动力。

如今，当尘埃渐渐落定，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伟大的中华民族依然是那样意气风发。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愈挫愈勇，以崭新的姿态迎来了新的生机？当然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

让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再次感受中华文明绵绵不绝的生命力。

第一章 启蒙思潮

明代中后期，中华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少人习惯上也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①当时，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以经济为中心的新兴城镇大量出现，手工业、商业经济日趋繁荣，市民阶层逐步壮大。在思想层面，以王阳明心学为先导的泰州学派及李贽等一批思想家不断向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倡导个性解放和反映新的社会需要的各种观念，引导出

^① 14世纪以来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而由于十字军东征，大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艺术珍品的发现，促成了意大利等地文艺空前的繁荣。伴随着文艺复兴，出现了反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并导致了后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的形成。

初步的反专制的民主与民权思想、历史进化论及政治理性与科学理性精神，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早期启蒙思潮。这一思潮与政治上和社会文化各领域的诸多新变化同步出现、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持续近百年，影响深远的文化潮流。

一 “掀翻天地”的思想浪潮

元代仁宗延祐年间科举考试开始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标志着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地位的确立。明初，理学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强化。凡是违背理学的思想，都可能被指为异端邪说，其结果严重限制了思想发展的自由空间，形成了严厉的学术专制。比如明初儒学宗师薛瑄就曾说过：“自考亭(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①这实际上是在理学的权威面前，自觉地放弃思想的权力。

直到明中叶王阳明心学的出现，思想史的发展才出现了一个新的重大转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王阳明提倡独立自主的思考与判断，主张打破传统经典和理学的精神束缚。他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声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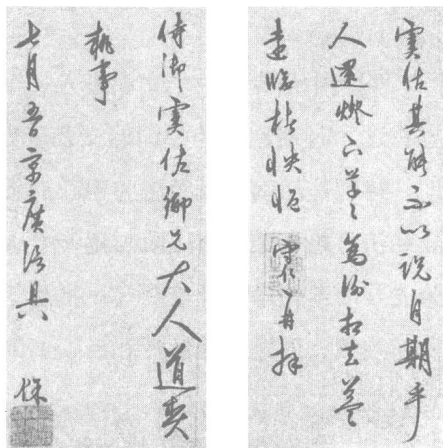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图书馆藏王阳明手迹

^①《明史·薛瑄传》，《明史》卷282，第72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①

虽然他以所谓“心”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还显得十分含糊，但这种“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言论，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很有胆量和感召力的。

其次，王阳明倡导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成圣”论，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界限，为下层民众及新兴阶层打开了精神世界的大门。据说有一次，街上有两个人吵架，甲骂乙：“尔无天理！”乙骂甲：“尔无天理！”甲又骂乙：“尔欺心！”乙再回骂甲：“尔欺心！”所谓“天理”、“心”都是王阳明经常谈论的话题。所以，王阳明对弟子们说：你们好好听听，这是在讲学呢！弟子不明白，认为不过是相骂而已。王阳明解释说，他们讲“天理”、“欺心”，这不是讲学是什么呢？^②这一故事形象地表明了心学力图深入大众的理论追求。

王阳明思想的这两方面都被他的继承者极大地加以发挥，泰州学派主要发挥了王学的世俗的一面，稍后的李贽则更因将其独立思考的主张提升到了人本主义的思想批判高度，而被卫道士们攻击为“异端”。

先看泰州学派。它的创立者王艮（1483—1541）是泰州安丰场（今东台安丰）人，出身于社会底层的盐户，从小就参加过煮盐的劳动。他一边谋生，一边自学，表现出很高的学术天分，希望做一个

^① 《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全集》，第1册，第78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

^② 《新建侯文成先生世家》，《耿天台先生全书》卷10。

无愧于古往今来的大圣人。据说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天塌下来了，万人奔号求救，而他举臂将天撑起，看到日月星辰的位置错乱了，又加以整理。无论这个梦真假如何，都表明他治学不同流俗的志向和责任感。王艮听说王阳明在江西讲学，特意跋涉三千里去请教。在王阳明的启发下，他认定“良知”就在人们生活的当下世界中，无须到抽象的理念世界去寻找，自然也就无须繁琐地读书穷理或端坐静默。在他看来，“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①。只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平平常常、自自然然地去做，“良知”就会自动显现出来。于是，“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成为他的思想的核心。

“百姓日用”指的是人的生理本能与日常生活的需要，满足人的正常的、基本的欲望就是“道”。这一观点，实际上在理学主张的“遏人欲”、“窒欲”、“无欲”思想屏障上，打开了一条裂缝，意味着从人类生活的基础层面确立了人性的合理性。

因此，王艮还将“良知”的追求放置在感性生命中，它的突出特点是“乐”。王艮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乐学歌》：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
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
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
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
如此乐。^②

① 《王心斋先生遗集》卷1《语录》。

② 《心斋语录》，《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32，第7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在他看来，人在被私欲束缚的时候，就会有忧惧不满，而“良知”消除私欲，使人回归本然的天性之乐。这种“乐”不是一种理性的规定性，也不是静坐冥想中的体悟，而是一种生活中的无拘无束、天机畅遂的自由的感受。

王艮处在早期启蒙思潮的起始点，他所提倡的“百姓日用之学”标志着儒学世俗化倾向的深入。^①他传道的对象既多且杂，其中既有社会显达，更有樵夫、陶匠等平民。通过他的讲学活动，在精神世界与世俗社会之间架设了一座文化桥梁，打破了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传统，也为现实生活中的新要求、新观念的涌现，打开了方便之门。清代黄宗羲在描述泰州学派的影响时曾说：

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②

再说李贽。李贽（1527—1602），号卓吾，是泰州学派思想激进的继承者，他更突出地发挥了心学反传统的一面，被当时的正统派攻击为“异端



图2 李贽像

^① 参见刘华泽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第539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32，第703页。

之尤”，而他并没有为这种攻击所吓倒，反而公然以“异端”自居，他说：

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①

又说：

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前人如此，非大胆而何？^②

这种反传统的大无畏精神品格，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罕见的。

李贽继承心学的批判精神，又变本加厉，公开地挑战孔子的权威，指出正是由于人们在孔子的权威面前不假思索，盲目听从“师父之教”，造成了“千年一律”、“独无是非”的沉闷局面。他明确表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③强烈反对把孔子言论绝对化，作为是非评判的标准。在《童心说》这篇著名的论文中，他甚至说《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只不过是孔、孟的弟

① 《答焦漪园》，《焚书》卷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② 《读书乐并引》，《焚书》卷6。

③ 《答耿中丞》，《焚书》卷1。

子“有头无尾”、“得后遗前”的残缺笔记，其中所记载的孔、孟言论也不过是他们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不能用来当成“万世之至论”，用来解决一切问题。这些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

李贽的异端思想很有创造性，他继承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并将其进一步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①因此，他十分痛恨“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虚伪道德说教与作派，声称这种言行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里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②。对讲实际利益的“私心”持一种认同的态度，使王学的“良知”从抽象的本体进一步变成了个人的、感性的自然真实。

李贽提出的“童心”说，也具有鲜明的批判意识。他把“童心”的先天本质绝对化，将它与“道理”、“闻见”等，实即儒家的思想修养对立起来，目的是为人性奠定一个合理的基础，这个基础即是自然的感性生命。他说：

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初矣。^③

① 《答邓石阳》，《焚书》卷1。

② 《答耿司寇》，《焚书》卷1。

③ 《童心说》，《焚书》卷3。

由“童心”进一步，李贽又强调了“私心”，他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①李贽为人确立了一个感性尺度，按照这个感性尺度，人对富贵利达的追求首先是人的感性生命的先天需要，“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即使是圣人亦“不能无势利之心”。由此推论，私心和由之而发的对私利的追逐都可以被看做是人的自然权力。与此相关，李贽还很重视人的个性。他认为人的个性不但不应抹杀，还应当尊重它的自然发展，使不同的人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

从李贽思想的整体来看，他在人性问题上坚持的是一种全面发展的自然主义的理想，在这种理想中，私欲和个性不应该受到压抑。这种思想与宋代以来流行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乃至传统的儒家思想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由于李贽激烈的异端思想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因而得以广为传播。与此同时，在他从事讲学和著述的麻城乃至京城，保守势力对他的迫害也逐渐升级，先是群起围攻，又焚烧了他的芝佛院，逼他远走通州，最终经神宗御批，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下狱，并焚毁其著作。不愿屈服的李贽最后在狱中自杀身亡。

李贽虽然死了，但是个性解放的时代浪潮却没有消退，它与袁宏道的“性灵”说、汤显祖的“至情”说等一系列新的文艺思想一起，构成了一股具有启蒙色彩和市民意识的、反传统的浪漫主义文艺潮流。^②

^① 《德业儒臣后论》，《藏书》第3册，第5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② 关于这一时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的相关章节，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二 士人社团与市民运动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据说，这是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1550—1612）青年时期撰定的一幅著名对联，它表露了他矢志求学的理想和关心国事的政治意愿。而明代中期之后，党社运动的风起云涌，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闪光点。

所谓党社运动，指的是晚明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党争和复社、几社等文人结社活动，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充分表达了士大夫的政治情怀，以逐步成熟的政治理性，在对现实政治进行激烈批判的同时，建构出新的政治理想。

明朝嘉靖之后，社会基础逐渐发生异动，尤其是在社会分层方面变化显著。一些长期受压制阶层如中小地主和新兴市民开始萌生，并试图表达在经济和政治权利中公平和公正的诉求。明代空前严厉的专制体制，也造成了政治上的广泛对抗的出现，君臣之间、朝野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关系。一个相关后果是正直的士大夫，往往是那些中下层官吏，纷纷从在朝下移至在野，由官吏转变为缙绅，并在思想上强化独立之理性精神，形成民间的政治清议和道德臧否中心。在野的士大夫关心国家大事，每每依托书院、讲会等讲学活动，抨击时政，臧否人物，其中以东林书院为最突出的代表。

东林书院由北宋杨时创建，后来逐渐荒废，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在当地官绅的支持下，修复了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志同道合者同聚其中，切磋学问，集会讲学。在顾宪成看来，学术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扶救世道，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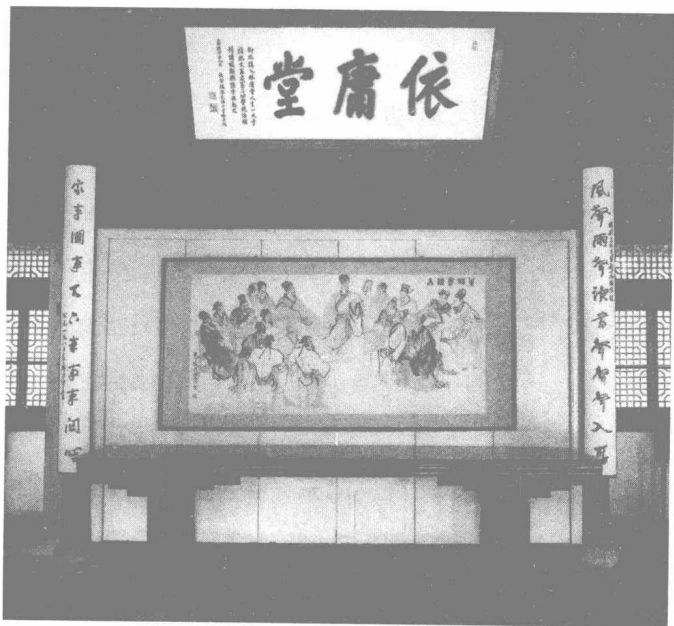


图3 东林书院依庸堂

官奉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①

正是由于顾宪成等人重视士大夫拯时济世的品格与志向，所以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多遥相应和”^②，逐步形成了他们在社会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主张，并通过朝野之间的力量联系，使影响由内而外，俨然成为一个有力的政治团体，史称东林党。^③

① 《小心斋札记》卷11。

② 《明史·顾宪成传》，《明史》卷231，第647页。

③ 关于“东林党”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通行的看法是强调其政治性，但也有人持“东林非党论”，认为东林书院是学术性的，而不是议论政治的讲坛，参见樊树志《晚明史》上册第六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